



文白对照
四库全书精华

集部
·
韩愈
诗文集

(下)

李 雯摇主编

目摇摇录

与陈给事书·····	员
答冯宿书·····	猿
与卫中行书·····	缘
与冯宿论文书·····	愿
与祠部陆员外书·····	园
与凤翔邢尚书书·····	源
为人求荐书·····	苑
应科目时与人书·····	愿
答刘正夫书·····	园
答殷侍御书·····	猿
答陈商书·····	缘
答吕□山人书·····	苑
答元侍御书·····	愿
与鄂州柳中丞书·····	猿
送孟东野序·····	猿
送许郢州序·····	猿
送齐□下第序·····	源
送李愿归盘谷序·····	源
送董邵南序·····	源
赠崔复州序·····	源
赠张童子序·····	源
送浮屠文畅师序·····	缘

送廖道士序	缘
送王秀才序	缘
送王秀才序	缘
荆潭唱和诗序	远
送幽州李端公序	远
送区册序	缘
送高闲上人序	远
送殷员外序	远
送杨少尹序	殒
送石处士序	殒
送温处士赴河阳军序	苑
送郑尚书序	殒
送水陆运使韩侍御归所治序	愿
祭田横墓文	愿
欧阳生哀辞	愿
题哀辞后	愿
祭河南张员外文	愿
祭柳子厚文	苑
吊武侍御所画佛文	怨
祭十二郎文	殒
乌氏庙碑铭	苑
魏博节度观察使沂国公先庙碑铭	殒
太原郡公神道碑文	缘
曹成王碑	愿
试大理评事王君墓志铭	愿
贞曜先生墓志铭	愿

唐故监察御史卫府君墓志铭·····	员夔
平淮西碑·····	员夔
南海神庙碑·····	员夔
柳州罗池庙碑·····	员夔
柳子厚墓志铭·····	员夔
殿中少监马君墓志·····	员夔
南阳樊绍述墓志铭·····	员夔
故太学博士李君墓志铭·····	员夔
毛颖传·····	员远
送穷文·····	员夔
鳄鱼文·····	员源
与汝州卢郎中论荐侯喜状·····	员夔
御史台上论天旱人饥状·····	员夔
为裴相公让官表·····	员夔
论佛骨表·····	员远
潮州刺史谢上表·····	员夔
通摇解·····	员远
题李生壁·····	员夔
顺宗实录卷一摇李实·····	员夔
顺宗实录卷二摇宫市·····	员夔

与陈给事书

愈再拜：愈之获见于阁下有年矣，始者亦尝辱一言之誉。贫贱也，衣食于奔走，不得朝夕继见。其后阁下位益尊，伺候于门墙者日益进。夫位益尊，则贱者日隔；伺候于门墙者日益进，则爱博而情不专。愈也道不加修，而文日益有名。夫道不加修，则贤者不与；文日益有名，则同进者忌。始之以日隔之疏，加之以不专之望，以不与者之心，而听忌者之说，由是阁下之庭，无愈之迹矣。

去年春，亦尝一进谒于左右矣，温乎其容，若加其新也；属乎其言，若闵其穷也。退而喜也，以告于人。其后如东京取妻子，又不得朝夕继见。及其还也，亦尝一进谒于左右矣，邈乎其容，若不察其愚也；悄乎其言，若不接其情也。退而惧也，不敢复进。

今则释然悟、翻然悔曰：其邈也，乃所以怒其来之不继也；其悄也，乃所以示其意也。不敏之诛，无所逃避。不敢遂进，辄自疏其所以，并献近所为《复志赋》已下十首为一卷，卷有标轴。《送孟郊序》一首，生纸写，不加装饰，皆有楷字注字处，急于自解而谢，不能俟更写。阁下取其意，而略其礼可也。愈恐惧再拜。

【译文】

韩愈再拜：

我与阁下您相识已有好些年了，开始时也曾得到过您的一言之赞。由于境遇贫贱，为衣食东奔西走，不能早晚经常拜见。后来您的地位日益尊贵，伺候于门下的人也一天天增多。地位日益尊贵，贫贱的人就会日渐隔膜；伺候于门下的

人日益增多，那么（阁下您的）爱就会广泛而情意也不能专一。我的大道没有得到进一步修养，但文章却一天天出名。品德没有进一步修养完善，贤明的人就不会称许；文章一天天出名，同进的人就会妒忌。开始，是日益隔膜疏远，加上以为您感情不专的怨言，以及您不再称许的情绪，再听信妒忌者的坏话，因此阁下您的门庭，就再无我韩愈的行迹了。

去年春天，也曾进见过一次，您面色温和，好像是对待新进见的人；说话连续不断，似乎是同情处境困穷的人。告辞回来很是高兴，将这事告诉别人。那以后，我到东京去接妻小家眷，又不能早晚经常拜见。等到回来，也曾进见一次，您态度冷淡疏远，似乎不明了我的愚衷，说话很少，似乎不接纳我的情意。回来后很是惶恐，不敢再去进见。

如今我才恍然而悟，很快懊悔起来：您态度冷淡生疏，是为我没有常去而生气；说话不多，是要暗示这种意思。因不聪敏而受责备，我是无可逃避的了。我不敢直接进见，就自动申述其中原由，并奉上近来所写的《复志赋》等十篇文章为一卷，卷上有题了书名的书轴；《送孟郊序》一首，是生纸写的，没有装饰，且有揩抹、增加字的地方。我急于自我辩解并谢罪，等不及重新誊写，阁下您请收下我的心意，别计较我的礼节吧。韩愈诚惶诚恐再拜。

答冯宿书

垂示仆所阙，非情之至，仆安得闻此言？朋友道缺绝久，无有相箴规磨切之道，仆何幸乃得吾子。仆常闻时俗人，有耳不自闻其过，惶惶然惟恐己之不自闻也。而今而后有望于吾子矣。

然足下与仆交久，仆之所守，足下之所熟知。在京城时，嚣嚣之徒，相訾百倍。足下时与仆居，朝夕同出入起居，亦见仆有不善乎？然仆退而思之，虽无以获罪于人，亦有以获罪于人者。仆在京城一年，不一至贵人之门，人之所趋，仆之所傲；与己合者，则从之游；不合者，虽造吾庐，未尝与之坐。此岂徒足致谤而已，不戮于人，则幸也。追思之可为战栗寒心。故至此已来，克己自下，虽不肖人至，未尝敢以貌慢之。况时所尚者邪？以此自谓庶几无时患，不知犹复云云也。闻流言不信其行，呜呼，不复有斯人也！君子不为小人之汹汹而易其行，仆何能尔？委曲从顺，向风承意，汲汲恐不得合，犹且不免云云，命也。可如何。然子路闻其过则喜，禹闻昌言则下车拜。古人有言曰：“告我以吾过，吾之师也。”愿足下不惮烦，苟有所闻，必以相告。吾亦有以报子，不敢虚也，不敢忘也。

【译文】

您屈尊地指出我缺少的东西，不是感情达到了极点，我怎么能听到这样的话呢？朋友交往的规律缺乏已经很久了，没有互相规劝磨砺的方式，我为什么这么幸运得到了您呢？我经常担心时下的俗人，有耳朵却听不见自己的过错，又十分害怕，唯恐自己也听不到。从今往后我就可以指望您了。

但是您和我交往很久了，我坚持的东西，是您熟悉了解的。在京城的时候，那些吵吵闹闹的人，相互夸张地诋毁对方。您当时和我住在一起，早早晚晚一起出入起居，见过我也有这样不好的表现吗？但我退下身来思考，即使我没有得罪别人，依然有得罪别人的地方。我在京城一年，从来没到贵人家里去过，大家都趋向的地方，是我轻视的地方；和自己投合的人，我就跟他交往；不投合的人，即使他到我家里来，我也不和他坐在一起。这难道只够招来诽谤而已吗？不被人杀了，就是幸运了。追想这些情况可以为它战栗寒心。所以到这儿以来，我克制自己、放下身架，即使是不贤的人来了，也从来不曾敢在外表上轻慢他。何况是时尚重视的人呢？因此告诉自己大概不会有时俗方面的毛病了，不知道又还有这些说法。听到流言而不相信别人的品行，唉呀，不再有这种人了！君子不会因为小人的喧闹而改变自己的行为，我怎么能做到这样呢？委曲顺从，见风使舵，急急忙忙地恐怕不能和别人投合，还不能避免这些说法，是命运了。我能怎么办呢。但是子路听到自己的过错就高兴，禹听到好的言论就下车去拜。古人有话说：“把我的过错告诉我，是我的老师。”希望您不害怕麻烦，如果听到了什么，一定要告诉我。我也会有东西拿来报答您，不敢撒谎，不敢忘记。

与卫中行书

大受足下：辱书，为赐甚大，然所称道过盛，岂所谓诱之而欲其至于是欤？不敢当，不敢当！其中择其一二近似者而窃取之，则于交友忠而不反于背面者，少似近焉。亦其心之所好耳。行之不倦，则未敢自谓能尔也。不敢当，不敢当！

至于汲汲于富贵，以救世为事者，皆圣贤之事业，知其智能谋力能任者也。如愈者，又焉能之？始相识时，方甚贫，衣食于人。其后相见于汴、徐二州，仆皆为之从事，日月有所入，比之前时，丰约百倍，足下视吾饮食衣服，亦有异乎？然则仆之心或不为此汲汲也，其所不忘于仕进者，亦将小行乎其志耳。此未易遽言也。

凡祸福吉凶之来，似不在我。惟君子得祸为不幸，而小人得祸为恒；君子得福为恒，而小人得福为幸。以其所为似有以取之也。必曰“君子则吉，小人则凶”者不可也。贤、不肖存乎己，贵与贱、祸与福存乎天，名声之善恶存乎人。存乎己者，吾将勉之；存乎天，存乎人者，吾将任彼而不用吾力焉。其所守者，岂不约而易行哉！足下曰：“命之穷通，自我为之”，吾恐未合于道。足下征前世而言之，则知矣。若曰以道德为己任，穷通之来，不接吾心，则可也。

穷居荒凉，草树茂密，出无驴马，因与人绝，一室之内，有以自娱。足下喜吾复脱祸乱，不当安安而居，迟迟而来也。

【译文】

大受足下：承蒙您写信来，对我帮助很大。但您对我称

赞得太多了，难道是所谓的引诱他，而想要他达到这一境界吗？不敢当，不敢当！这中间选择一两件较相似的来努力做，就和交友忠诚而不在背后背叛的说法稍相近些了。内心不喜欢，却坚持实施不疲倦的，我却不敢自认为能做到。不敢当，不敢当！

对于那些热心追求富贵而将救世作为事业的，都是圣人、贤人的事业，他们是知道自己的才智足以谋划，能力足以承当的人。像我韩愈这样的人，又怎么能这样呢？刚结识时，我正极贫穷，穿衣、吃饭都依附别人；这以后，我们在汴州、徐州两地相见，我都是那儿的从事，每天每月都有收入，比以前富了百倍，您看我的饮食、衣服和以前比有什么不同吗？但我的心意并不在于热心追求富贵，之所以不忘记追求仕途上的进展，只是要小小施行一下自己的志向抱负。这不好轻易讲明。

凡是祸、福、吉、凶的到来，似乎（主管权）并不在我个人。惟只君子遇有祸患叫不幸，小人遇到祸患，那是常事；君子得到福气是常事，小人得到福气则是侥幸；因为它的运行似乎是有所设定的。但一定要说：“君子就吉，小人就凶”的话，就不行了。贤或不贤在于自己，贵与贱、福与祸在于上天，名声的好坏在于别人评价。在于我自己的，我将会努力为之；在于天、在于别人的，我将会听任于它们而不努力争取，遵守这样的规则不是简单易行吗？您说：“命运的困穷、通达，在于我自己。”我恐怕和您的观点不合。您征引前世来论述的话，我是知道的；如果说把（推广维护）道德看作自己的责任，不关系到我个人的意思，则是可以的。

（我现在）住的地方很僻远荒凉，草和树都很茂密，出门没有驴子、马匹，因此与外人隔绝。在一间小房子里，只有自己娱乐；您为我再次幸免于祸乱而高兴吧，（我不会）安然地住着，迟迟而来的。

与冯宿论文书

辱示《初筮赋》，实有意思。但力为之，古人不难到；但不知直似古人，亦何得于今人也？仆为文久，每自测意中以为好，则人必为恶矣。小称意，人亦小怪之；大称意，即人必大怪之也。时时应事作俗下文字，下笔令人惭。及示人，则人以为好矣。小惭者亦蒙谓之小好，大惭者即必以为大好矣，不知古文，直何用于今世也，然以俟知者知耳。

昔扬子云著《太玄》，人皆笑之，子云之言曰：“世不我知，无害也；后世复有扬子云，必好之矣。”子云死近千载，竟未有扬子云，可叹也！其时桓谭亦以为雄书胜老子。老子未足道也，子云岂止与老子争强而已乎？此未为知雄者。其弟子侯芭颇知之，以为其师之书胜《周易》。然侯之他文，不见于世，不知其人果如何耳。以此而言，作者不祈人之知也明矣。直百世以俟圣人而不惑，质诸鬼神而不疑耳。足下岂不谓然乎？

近李翱从仆学文，颇有所得，然其人家贫多事，未能卒其业。有张籍者，年长于翱，而亦学于仆，其文与翱相上下，一二年业之，庶几乎至也。然阅其弃俗尚而从于寂寞之道，以之争名于时也。

久不谈，聊感足下能自进于此，故复发愤一道。愈再拜。

【译文】

承蒙您给我看您的《初筮赋》，内容很有意思。只要尽力去做，古人的标准也不难达到；但是不知道与古人完全相似，又怎么能让现在的人满意呢？我写文章写了很久了，每

次自己心里觉得写得好，那么别人一定认为不好。我自己轻度地满意，别人就轻度地责怪它；我自己高度地满意，别人就一定会高度地责怪它。有时为了应酬写一些通俗流行的骈文，下笔的时候觉得令人惭愧。等拿给别人看，别人却认为写得好。我自己轻度地惭愧就受到别人轻度的称赞，我自己高度地惭愧别人就一定要高度地称赞，不知道古文对现在的时代究竟有什么作用，但还是想等着聪明人知道。

当年扬子云作《太玄》，别人都嘲笑他，子云的话这么说：“世人不理解我，没有什么坏处；以后再有扬子云，一定会喜欢的。”子云死了快一千年了，竟然还没有扬子云，真值得感慨呀！当时桓谭也认为扬雄的作品胜过《老子》。《老子》并不足一提，子云哪里只和老子比高低呢？这是不理解扬雄的人。他的学生侯芭很理解他，认为他老师的作品胜过《周易》。但是侯芭别篇文章没在世上见到，不知道他这个人究竟怎么样。由此而论，作者不要求人理解也就很明白了。等待圣人的教导直到一百年而不糊涂，向鬼神询问也不疑惑。您难道不认为是这样吗？

最近李翱跟我学写文章，很有些收获，但是他这个人家里穷，有很多麻烦，没能完成学业。有个张籍，年纪比李翱大，也跟我学习，文章和李翱的可以一比高下，一两年完成学业，快达到了。但我担心他抛弃流行时尚而跟从与时尚不合的寂寞之路，是要拿它在世俗中争取声名。

很久不说了，觉得您能够自己在这个方面取得进展，所以又发了一通议论。韩愈再拜。

与祠部陆员外书

执事好贤乐善，孜孜以荐进良士，明白是非为己任，方今天下一人而已。愈之获幸于左右，其足迹接于门墙之间，升乎堂而望乎室者，亦将一年于今矣。念虑所及，辄欲不自疑，外竭其愚而道其志，况在执事之所孜孜为己任者，得不少助而张之乎？诚不自识其言之可采与否，其事则小人之事，君子尽心之道也。天下之事，不可遽数，又执事之志，或有待而为，未敢一二言也。今但言其最近而切者尔。

执事之与司贡士者，相知诚深矣。彼之所望于执事，执事之所以待乎彼者，可谓至而无间疑矣。彼之职在乎得人，执事之志在乎进贤，如得其人而授之，所谓两得其求，顺乎其必从也。执事之知人，其亦博矣，夫子之言曰：“举尔所知”，然则愈之知者，亦可言已。

文章之尤者，有侯喜者，侯云长者。喜之家，在开元中，衣冠而朝者，兄弟五六人，及喜之父仕不达，弃官而归。喜率兄弟操耒耜而耕于野，地薄而赋多，不足以养其亲，则以其耕之暇，读书而为文，以干于有位者而取足焉。喜之文章，学西京而为也，举进士十五六年矣。云长之文，执事所自知，其为人淳重方实，可任以事；其文与喜相上下。有刘述古者，其文长于为诗，文丽而思深，当今举于礼部者，其诗无与为比，而又工于应主司之试；其为人温良诚信，无邪佞诈妄之心，强志而婉容，和平而有立；其趋事静以敏，著美名而负屈称者，其日已久矣。有韦群玉者，京兆之从子，其文有可取者，其进而未止者也，其为人贤而有材，志刚而气和，乐于荐贤为善；其在家无子弟之过，居京

兆之侧，遇事辄争，不从其令，而从其义，求子弟之贤而能业其家者，群玉是也。凡此四子皆可以当执事首荐而极论者。主司疑焉，则以辨之；问焉，则以告之；未知焉，则殷勤而语之。期乎有成而后止可也。有沈杞者，张兹者，尉迟汾者，李绅者，张后余者，李翊者，或文或行，皆出群之才也。凡此数子，与之足以收人望，得才实，主司疑焉则与解之，问焉则以对之，广求焉则以告之可也。

往者陆相公司贡士，考文章甚详，愈时亦幸在得中，而未知陆之得人也。其后一二年，所与及第者，皆赫然有声，原其所以，亦由梁补阙肃、王郎中础佐之。梁举八人无有失者，其余则王皆与谋焉。陆相之考文章甚详也，待梁与王如此不疑也，梁与王举人如此之当也，至今以为美谈。自后主司不能信人，人亦无足信者，故蔑蔑无闻。今执事之与司贡士者，有相信之资，谋行之道。惜乎其不可失也！

方今在朝廷者，多以游宴娱乐为事，独执事眇然高举，有深思长虑，为国家树根本之道。宜乎小子之以此言闻于左右也。愈恐惧再拜。

【译文】

掌管职权的您喜欢贤人，勤勉努力地以推荐贤良的士人、辨别是非作为自己的责任，现在天下只有您一个人了。韩愈在您身边得到赏识，足迹接连到您的门墙之间，走到堂上望得见室内，到现在也快一年了。我想到了什么东西，就想不怀疑自己，对外竭尽我的愚笨能力说明我的志向，何况是您勤勉努力地作为自己责任的问题，我能不稍微帮助宣扬一下吗？的确不知道我的言论能不能被采纳，事情是小人的事情，但道理是君子要尽心办事的道理。天下的事情，竟然

多得数不过来，而您的志向，大概有期待要做的事情，我不敢说一两句话。现在只说那些最接近最关键的问题。

您与负责贡士事务的人，相知的确很深。他对您的期望，您对他的态度，可以说是达到了顶点而没有间隙和疑问了。他的职务在于得到人才，您的志向在乎推荐贤士，如果得到那个合适的人去授官给他，就是所谓双方都得到追求的目的、顺应必须要顺应的道路。您对人的了解，也很广博，孔夫子的话说：“列举你所知道的”，既然这样，那么韩愈了解的人，也可以说了。

文章写得好的，有一个叫侯喜的人，一个叫侯云长的人。侯喜家里，在开元年间，穿戴着官服官帽上朝的人，兄弟有五六个，到侯喜的父亲做官不成功，放弃了官职回去了。侯喜带着兄弟们在田野里拿着耒、耜等农具耕种，地产少但赋税多，不够用来赡养他的亲人，他就利用种地的闲暇，读书写文章，追求成为有官位的人，从中取得富足的生活。侯喜的文章，是学《西京赋》一类写的，考中进士已经有十五、六年了。侯云长的文章，您自己是知道的，他为人淳朴、稳重、正直、踏实，可以任命他办事；他的文章和侯喜的不相上下。有一个叫刘述古的人，他的文章长处在于写诗，文辞华丽，思想深刻，现在礼部中举的人当中，他的诗没有人能比，而且又擅长应付主考官的考试；他为人温和善良、守信用，没有邪恶欺诈的心思，记忆力好，外表又美丽，气质平和但又有主见；他做事安静而敏捷，有美好的名声但委屈地得不到相称的地位，时间已经很长了。有一个叫韦群玉的人，是京兆尹的侄子，他的文章有可取之处，他的上进没有停止，他的为人贤良而有才华，志气刚强而气质和

葛，喜欢做推荐贤人的好事；他在家里没有世家子弟的缺点，居住在京兆尹的身边，碰到事情就争论，不听从命令，而是跟从道义，要找子弟有贤德而能继承家业的人，韦群玉就是。这四个人都是可以当得上您首先推荐极力论述的人。主考官如果对他们有怀疑，就分辨；如果有问题，就回答他；如果不了解他们，就殷勤地告诉他。期望有成果然后再停止。有一个叫沈杞的人，一个叫张竑的人，一个叫尉迟汾的人，一个叫李绅的人，一个叫张后余的人，一个叫李翊的人，或者文章，或者品行，都是出众的人才。所有这几个人，给他们官职都足以收服人心，得到才华和成果，主考官如果对他们有怀疑就为他解释，有问题就回答他，广泛地寻求他们就可以告诉他。

以前陆相公主管贡士的事，对文章考察得很仔细，韩愈当时也有幸在考中的行列中，但不了解陆的善于取得人才。那之后一两年，和我一起考中的人，都显赫地有了名声，推求那时的起源，也是由补阙梁肃、郎中王础辅助的。梁举荐的八个人没有失败的，其余的人则都是王参与谋划的。陆相对文章的考察十分仔细，对梁和王这么不怀疑，梁和王举荐人才这么恰当，到现在都成为美谈。从那以后，主考官不能信任别人，别人也没有值得信任的，所以默默无闻。现在您和负责贡士事务的人，有相互信任的资本和计划行动的方法。要珍惜它不能失掉呀！

现在在朝廷当官的人，多数以游宴娱乐作为自己的事务，唯独您高远地矗立着，有深思远虑，为国家树立根本的规则。很适合我拿这些话在您身旁说给您听。韩愈惶恐地再拜。